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文集卷一

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百九十一

集部

集千家注杜工部文集卷一

天狗賦

并序年譜云按玄宗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者公應詔退下留京師是年十月上

幸華清宮公因至獸坊作天狗賦又按長安東麗山有溫泉水浴可愈疾初秦始皇砌石起室漢武帝又加修飾唐貞觀間建湯泉宮咸亨間改溫泉宮天寶六載改華清宮又築羅城置百司及十宅

每歲十月  
上巡幸焉

天寶中上冬幸華清宮甫因至獸坊怪天狗院列在諸獸院之上胡人云此其獸猛健無與比者甫壯而賦之

尚恨其與凡獸相近

澹華清之莘莘漠漠而山殿戍削縹與天風崛乎廻薄  
上揚雲旂兮下列猛獸夫何天狗嶙峋兮氣獨神秀色  
似狡獬小如猿狖忽不樂雖萬夫不敢前兮非胡人焉  
能知其去就向若鐵柱歌而金鑠斷兮事未可救瞥流  
沙而歸月窟兮斯豈踰晝日食君之鮮肥兮性剛簡而  
清瘦敏於一擲威解兩關終無自私必不虛透嘗觀乎  
副君暇豫奉命于畋則蚩尤之倫已脚渭戟涇提挈丘

陵與南山周旋而漫圍者戮實禽有所穿伊鷹隼之不  
制兮呵犬豹以相纏蹙乾坤之翕習兮望麋鹿而飄然  
由是天狗捷來發自於左頓六軍之蒼黃兮劈萬馬以  
超過材官未及唱野虞未及和罔髀矢與流星兮圍要  
害而俱破泊千蹄之迸集兮始拗怒以相賀真雄姿之  
自異兮已歷塊而高臥不愛力以許人兮能絕甘以為  
大音馱既而羣有噉咋勢爭割據垂小亡而大傷兮翻投  
跡以來預劃雷殷而有聲兮紛膽破而何遽似爪牙之

便禿兮無魂魄以自助各弭耳低徊閉目而去每歲天

子騎白日御東山百獸蹶蹢以皆從兮四猛仡銛銳乎

其間夫靈物固不合多兮胡役役隨此輩而往還惟昔

西域之遠致兮聖人為之豁迎風虛露寒體蒼螭軋金

盤初一顧而雄材稱是兮召羣公與之俱觀宜其立閭

闔而吼紫微兮却妖孽而不得上干時駐君之玉輦兮

近奉君之渥歡使吳處而誰何兮備周垣而辛酸彼用

事之意然兮匪至尊之賞闡仰千門之峻嶒兮覺行路

之艱難懼精爽之衰落兮驚歲月之忽彈顧同儕之甚少兮混非類以摧殘偶快意於校獵兮尤見疑於蹻捷此乃獨步受之於天兮孰知羣材之所不接且置身之暴露兮遭縱觀之稠疊俗眼空多生涯未愜吾君儻憶耳尖之有長毛兮寧久被斯人終日馴狎已

進鵬賦表

年譜云天寶九載公在京師嘗進鵬賦在進三大禮賦之先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勲不復照耀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

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於中宗之朝  
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于今而師之臣幸賴  
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  
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衆矣唯臣衣不蓋  
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只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  
乎伏惟天子哀憐之明主儻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  
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  
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臯之流庶可跂及也



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便  
至於衰老也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  
為鵬者摯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  
發狂於原隰引以為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竊  
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實望以此達於聖聰矣不  
揆蕪淺謹投延恩匭進表獻賦以聞謹言

鵬賦

當九秋之淒清見一鶚之直上以雄材為已任橫殺氣

而獨往稍稍勁翮肅肅遺響杳不可追俊無留賞彼何鄉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伊鷲鳥之累百敢同年而爭長此鵬之大略也若乃虞人之所得也必以氣稟玄冥陰乘甲子河海蕩濤風雲亂起雪泣山陰冰纏樹死迷向背於八極絕飛走於萬里朝無以充腸夕違其所止頗愁呼而蹭蹬信求食而依倚用此時而拯拔待尤者而綱紀表狎羽而潛窺順雄姿之所擬欵捷來於森木固先繫於利觜解騰攫而竦神開網羅而有喜獻禽之

課數備而已及乎閩隸受之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  
揮拘孿之掣曳挫豪梗之飛翫識畋遊之所使登馬上  
而孤騫然後綴以珠飾呈於至尊搏風槍纍用壯旌門  
乘輿或幸別館獵平原寒蕪空濶霜仗喧繁觀其夾翠  
華而上下卷毛血之崩奔隨意氣而電落引塵沙而晝  
昏豁堵墻之榮觀棄功效而不論斯亦足重也至如千  
年孽狐三窟狡兔恃古塚之荆棘飽荒城之霜露迴惑  
我往來趨趨我場圃雖青骹戴角白鼻如瓠蹙奔蹄

而俯臨飛迅翼而遐寓而料全於果見迫寧遽屢攬之  
而穎脫便有若於神助是以嘒嘒其音颯爽其慮續下  
鞬而繚繞尚投跡而容與奮威逐北施巧無據方蹉跎  
而就擒亦造次而難去一奇卒獲百勝昭著夙昔多端  
蕭條何處斯又足稱也爾其鷓鴣鴉鵂之倫莫益於物  
空生此身聯拳拾穗長大如人肉多奚有味乃不珍輕  
鷹隼而自若託鴻鵠而為鄰彼壯夫之慷慨假強敵而  
逡巡拉先鳴之異者及將起而復臻忽隔天路終辭水

濱寧掩羣而盡取且快意而驚新此又一時之俊也夫  
其降精於金立骨如鐵目通於腦筋入於節架軒楹之  
上純漆光芒掣梁棟之間寒風凜冽雖趾躋千變林嶺  
萬穴擊叢薄之不開突杈枒而皆折又有觸邪之義也  
久而服勤是可吁畏必使烏攫之黨罷鈔盜而潛飛梟  
怪之羣想英靈而虛墜豈非虛陳其力叨竊其位等摩  
天而自安與檣榆而無事者矣故其不見用也則晨飛  
絕壑暮起長汀來雖自負去若無形置巢截窠養子青

冥條爾年歲茫然闕廷莫試鉤爪空迴斗星衆雖儻割  
鮮於金殿此鳥已將老于高局

進三大禮賦表

年譜云按玄宗天寶十載正月八日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

廟甲午有事于南郊公時在京師進三大禮賦上奇之命待制集賢院召試文章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同  
羣而處浪跡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豈九州  
牧伯不歲貢豪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仄席思賢於中  
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沉埋盛時不敢依違

不敢激訐默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頃者賣藥都市寄  
食友朋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  
手足蹈舞形于篇章漱吮甘液游泳和氣聲韻浸廣卷  
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乎述者之意然詞理野質終  
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恐倏先狗馬遺  
恨九原謹稽首投延恩匭獻納上表進明主朝獻太清  
宮朝享太廟有事于南郊等三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謹言

朝獻太清宮賦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革弊用古  
勒崇揚休明年孟陬將攄大禮以相籍越彝倫而莫儔  
歷良辰而戒吉分祀事而孔修營室主夫宗廟乘輿脩  
乎冕裘甲子王以昧爽春寒薄而清浮虛閭闔逗蜚尤  
張猛馬出騰虬捎熒惑墮旄頭風伯扶道雷公挾輶通  
天台之雙闕警溟漲之十洲浩劫礪礪萬億颼颼欽臻  
于長樂之舍寃入乎崑崙之丘太一奉引庖犧左右堯



步舜趨禹馳湯驟鬱閼宮之律率圻元氣以經構斷紫  
雲而竦牆撫流沙而承雷紛墮珠而陷碧燿波錦而浪  
繡森青冥而欲雨艷光炯而初晝於是翠蕤俄的藻籍  
舒就祝融擲火以焚香溪女捧盤而盥漱羣有司之望  
幸辯名物之難究瓊漿自間於染盛羽客先來於介胄  
爍聖祖之儲祉敬雲孫而及此詔軒轅使合符勅王喬  
以視履積昭感於嗣續匪正辭於祝史若肸蠭而有憑  
肅風颭而乍起揚流蘇於浮柱金英霏而披靡擬雜珮

於曾巔孔蓋歌以颯颯中澁澁以迴復外蕭蕭而未已  
上穆然注道為身覺天傾耳陳僭號於五代復戰國於  
千祀曰嗚呼昔蒼生纏孟德之禍為仲達所愚鑿齒其  
俗冥窳其孤赤烏高飛不肯止其屋黃龍哮吼不肯負  
其圖伊神器梟兀而小人哂喻歷紀大破創痍未蘇尚  
攫拏於吳蜀又顛躓於羯胡縱羣雄之發憤誰一統於  
亨衢在拓跋與宇文豈風塵之不殊比聰鹿及堅特渾  
貌豹而齊驅愁陰鬼嘯落日梟呼各擁兵甲俱稱國都

且耕且戰何有何無惟累聖之徽典恭淑慎以允緝茲  
火土之相生非符讖之備及煬帝終暴叔寶初襲編簡  
尚新義旗爰入既清國難方覩家給竊以為數子自誣  
敢貞乎五行攸執而觀者潛晤或喜至於泣鱗介以之  
鳴簏毘跂以之振蟄感而遂通罔不具集佇神光而甜  
閒羅詭異以戢昏地軸傾而融洩洞宮儼以凝定九天  
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鳳鳥威遲而不去鯨魚屈矯  
以相吸掃大始之含靈卷殊形而可挹則有虹蜺為鈎

帶者入自於東揭莽蒼履崆峒素髮漠漠至精濃濃條  
弛張於巨細覲披寫於心胸蓋脩竿無隙而仄席已容  
裂手中之黑簿晚堂下之金鐘得非擬斯人於壽域明  
返樸於玄蹤忽翳日而翻萬象却浮雲而留六龍咸驚  
跖而壯茲應終蒼黃而昧所從上猶色若不足處之彌  
恭天師張道陵等洎左玄君者前千二百官吏謁而進  
曰今王巨唐帝之苗裔坤之紀綱上配君服宮尊臣商  
起數得統特立中央且大樂在懸黃鐘冠八音之首太

昊斯啓青陸獻千春之祥曠哉勤力耳目宜乎大帶斧  
裳故風后孔甲充其佐山稽岐伯翼其旁至於易制取  
法足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信周武之多幸存漢祖之  
自強且近朝之濫吹仍改卜乎祠堂初降素車終勤恤  
其後有客白馬固漂淪不忘伊庶人得議實邦家之光  
臣道陵等試本之於青簡探之於縹囊列聖有差夫子  
聞斯於老氏好問自久宰我同科於季康敢撥亂返正  
乃此其所長萬神開八駿迴旗掩月車奮雷騫七曜燭

九垓能事穎脫清光大來或曰今太平之人莫不優游以自得況是蹴魏踏晉批周挾隋之後與夫更始者哉

蔡條西清詩話云杜少陵文自古奧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却浮雲而留六龍萬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其語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殆不可讀是大不然蘇東坡有美堂詩云天外薰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蓋出於此也嚴有翼藝苑雌黃云秦少游嘗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也余比觀西清詩話乃不然此說云杜少陵文自古奧所舉數語出朝獻太清宮賦誠磊落驚人此謂之有韻之作可乎切意少游所謂無韻不可讀者不過課伐木詩序之類而已後山詩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

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  
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

### 朝享太廟賦

初高祖太宗之櫛風沐雨勞身焦思用黃鉞白旗者五  
年而天下始一歷三朝而戮力今庶績之大備上方采  
厖俗之謠稽正統之類蓋王者盛事臣聞之於里曰昔  
武德已前黔黎蕭條無復生意遭鯨鯢之蕩汨荒歲月  
而沸渭衮服紛紛朝廷多閏者仍亘乎晉魏臣竊以自  
赤精之衰歇曠千載而無真人及黃圖之經綸息五行

而歸厚地則知至數不可以久缺凡材不可以長寄故  
高下相形而尊卑各異惟神斷繫之於是本先帝取之  
以義壬辰既格於道祖乘輿即以是日致齋於九室所  
以昭達孝之誠所以明繼天之質具禮有素六官咸秩  
大輅每出或黎元不知豐年則多而筐筥甚實既而太  
尉叅乘司僕扈蹕望重闈以肅恭順法駕之徐疾公卿  
淳古士卒精一黜宗廟之愈深抵職司之所密宿翠華  
於外戶曙黃屋於通術氣淒淒於前旒光靡靡於嘉粟



階有賓昨帳有甲乙升降之際見玉柱生芝擊拊之初  
覺鈞天合律筍簋饌以碣磬干戚宛而婆娑執鼓塤簫  
為之主鐘磬等瑟以之和雲門咸池取之至空桑孤竹  
貴之多八音修通既比乎旭日升而氛埃滅萬舞陵亂  
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鳥不敢飛而玄甲嶠嶠以岳  
峙象不敢去而鳴珮劍燭以星羅已而上乾豆以登歌  
美休成之既饗璧玉儲精以稠疊門欄洞豁而森爽黑  
帝歸寒而激昂蒼靈戒曉而來往熙事莽而充塞羣心

麋以振蕩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相鮮雲氣何多宮井  
之蛟龍亂上若夫生弘佐命之道死配貴神之列則殷  
劉房魏之勲是可以中摩伊呂上冠夔高代天之工為  
人之傑丹青滿地松竹高節自唐興以來若此時哲皆  
朝有數四名垂卓絕向不遇反正撥亂之主君臣父子  
之別奕葉文武之雄注意生靈之切雖前輩之溫良寬  
大豪俊果決曾何以措其筋力與韜鈴載其刀筆與喉  
舌使祭則與食則血若斯之盛而已爾乃直于主索于

祊警幽全之物散純道之精蓋我后常用惟時克貞膺  
以蕭合酌以茅明嘏以慈告祝以孝成故天意張皇不  
敢殄其瑞神姦安帖不敢祕其情而撫絕軌享鴻名者  
矣于以奏永安于以奏王夏福穰穰於絳闕芳霏霏於  
玉笋沛枯骨而破聾盲施夭胎而逮鰥寡園陵動色躍  
在藻之泉魚弓劍皆鳴汗鑄金之風馬霜露堪吸禎祥  
可把曾宮獻歆陰事儼雅薄清輝於鼎湖之山靜餘響  
於蒼梧之野上窅然漠漠惕然兢兢紛益所慕若不自

勝瞰牙旗而獨立吟翠駮而未乘五老侍祠而精駭千  
官逖聽而思凝於是丞相進曰陛下應道而作惟天與  
能澆訛散淳樸登尚猶日慎業業孝思烝烝恐一物之  
失所懼先王之咎徵如此之勤恤匪懈是百姓何以報  
夫元首在臣等何以充其股肱且如周宣之教親不暇  
孝武之淫祀相仍諸侯敢于迫脅方士奮其威稜一則  
以微言勸內一則以輕舉虛憑又非陛下恢廓緒業其  
瑣細亦曷足稱丞相退上跼天躋地授綏登車伊鴻洞

槍鼎先出為儲胥本枝根株乎萬代睿想經緯乎六虛  
甲午方有事於采壇紺席宿夫行所如初

有事於南郊賦

蓋主上兆於南郊聿懷多福者舊矣今茲練時日就陽  
位之美又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已職在宗伯首崇禋  
祀先是春官條頌祇之書獻祭天之紀今泰龜而不昧  
俟萬事之將履掌次閱氊邸之則封人考壝宮之旨司  
門轉致乎牲牢之繫小胥專達乎懸位之使二之日朝

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形澹然若有所聽又齋  
心於宿設將盥食而匪寧旌門坡陀以前驚轂騎反覆  
以相經頓曾城之軋軋軼萬戶之熒熒馳道端而如砥  
浴日上而如萍掣翠旒於華蓋之角彗黃屋於鈎陳之  
星神僊戍削以落羽颺颺幽憂以固扃戰岐慄華擺渭  
掉涇地回回而風淅淅天泱泱而氣清清甲冑乘陵轉  
迅雷於荆門巫峽玉帛清迥霽夕雨於瀟湘洞庭於是  
乘輿霈然乃作翳夫鸞鳳將至以沖融寥廓不可乎彌

度聲明通乎純粹溟滓為之垠堦駟蒼螭而蜿蜒若無  
骨以柔順奔鳥攫而黜鰲徒有勢於殺縛朱輪竟野而  
杳冥金鑊成陰以結絡吹堪輿以軒輊捨寒暑以前却  
中營密擁乎太陽宸眷眇臨乎長薄熊羆弭耳以相舐  
虎豹高跳以虛攫上方將降帷宮之絺綺屏玉軼以蠓  
略人門行馬以拱乎合沓之場皮弁大裘始進於穹崇  
之幕衝牙鏗鏘以將集周衛轆轤而咸若月窟黑而扶  
桑寒田燭稠而曉星落肅定位以告潔藹嚴上而清超

雲菡萏以張蓋春歲蕤而建杓簪裾斐斐樽俎蕭蕭方  
回曲折周旋寂寥必本於天王宮與夜明相射動而之  
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於是乎官有御事有職所以敬鬼  
神所以勤稼穡所以報本反始所以度長立極玄酒明  
水之上越席疏布之側必取先於稻秫麴蘖之勤必取  
著於紛純文繡之飾雖三牲八簋豐備以相泐而蒼璧  
黃琮實歸乎正色先王之丕業繼起信可以永其昭配  
羣望之徧祭在斯示有以明其翼戴由是播其聲音以



陳列從乎節奏以進退韶夏獲武采之於訓謨鐘石陶  
匏具之於梗槩變方形於動植聽宮徵於砰礚英華發  
外非因乎冀簾之高和順積中不在乎雷鼓之大既而  
腴膏肱胃柴燎窟塊騶君擘赫葩斜晦漬電纏風升雪  
颯星碎拂勿誕濛眇溟蓂淬聖慮岑寂玄黃增霈蒼生  
顥昂毛髮清籟雷公河伯咸駭駭以脩簪霜女江妃乍  
紛綸而曖曖執紱秉翟朱干玉戚鼓瑟吹笙金支翠旌  
神光倏斂祀事虛明於是潛灑乎渙汗紆餘乎經營浸

朱崖而灑朔漠洶陽谷而濡若英耆艾涕而童子僂叢  
棘圻而狴牢傾是率土之濱覃醑醪以涵泳非奉郊之  
縣獨宴慰以縱橫玄澤淡泞乎無極殷薦綢繆乎至精  
稽古之時屢應符而合契聖人有作不逆寡而雄成爾  
乃孤卿侯伯雜羣儒三老儼而絕皮軒趨帳殿稽首曰  
臣聞燧人氏已往法度難知文質未變太昊氏繼天而  
王根啓閉於厥初以木傳子攄終始而可見洎虞夏殷  
周茲煥炳蔥蒨秦失之於狼貪蠶食漢綴之以蛇斷龍

戰中莽茫夫何從聖蓄縮曾不眷伏惟道祖視生靈之  
磔裂醜害馬之蹄齧呵五精之息肩考正氣之無輟協  
夫貽孫以降使之造命更挈累聖昭洗中祚觸蹶氣慘  
黷乎脂夜之妖勢迴薄乎龍蛇之孽伏惟陛下勃然憤  
激之際天闕不敢旅拒鬼神為之嗚咽高衢騰塵長劍  
吼血尊卑配宇縣刷挿紫極之將頽拾清芬於已缺鑪  
以之仁義鍛以之賢哲聯祖宗之耿光卷夷狄之影撇  
蓋九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千年來家家自以為

稷卨王綱近古而不軌天聽貞觀以高揭蠢爾差僭粲  
然優劣宜其課密於空積忽微刊定於興廢繼絕而後  
覩數統從首八音六律而惟新日起算外一字千金而  
不減上曰吁昊天有成命惟五聖以受我其夙夜匪遑  
實用素樸以守于嗟乎麟鳳胡為乎郊數豈上帝之降  
鑒及茲玄元之垂裕於後夫聖以百年為鵲驚道以萬  
物為芻狗今何以茫茫臨乎八極眇眇託乎羣后端策  
拂龜於周漢之餘緩視闊步於魏晉之首斯上古成法

蓋其人已朽不足道也於是天子默然而徐思終將固之又固之意不在抑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之祠金馬碧雞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此一物何疑奉郊廟以為寶增怵惕以孜孜況大庭氏之時六龍飛御之歸

後山詩話云前人謂杜詩冠古今而無韻者不可讀又謂太白律詩殊少此論施之小家數可也余觀杜集無韻者惟夔府詩題數行頗艱澁容有誤字脫簡如大禮三賦沉著痛快非鈎章棘句者所及太白七言近體如鳳凰臺五言如憶賀監哭紀叟之作皆高妙未嘗細考而輕為議論學者之通患韓退之嘗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此

論最親切李杜是甚氣魄  
豈但工於有韻及古體乎

進封西嶽賦表

年譜云天寶十三載公在京師進封西嶽賦按玄宗天寶九載詔封

華嶽未幾廟災乃傳封至是  
年公始進此賦而請封也

臣甫言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經術淺陋進無補於  
明時退嘗困於衣食蓋長安一匹夫耳頃歲國家有事於  
郊廟幸得奏賦待制於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  
乃猥以臣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然臣之本分  
甘棄置永休望不及此豈意頭白之後竟以短篇隻字

遂曾聞徹宸極一動人主是臣無負於少小多病貧窮  
好學者已在臣光榮雖死萬足至於仕進非敢望也日  
夜憂迫復未知何以上答聖慈明臣子之效況臣常有  
肺氣之疾恐忽復先草露塗糞土而所懷冥漠孤負皇  
恩敢據竭憤懣領略不則作封西嶽賦一首以勸所覬  
明主覽而留意焉先是御製嶽碑文之卒章曰待余安  
人治國然後徐思其事此蓋陛下之至謙也今茲人安  
是已今茲國富是已況符瑞翕習福應交至何翠華之

脉脉乎維嶽固陛下本命以永嗣業維嶽授陛下元弼  
克生司空斯又不可寢已伏惟天子霈然留意焉春將  
披圖視典冬乃展采錯事日尚浩濶人匪勞止庶可試  
哉微臣不任區區懇到之極謹詣延恩匭獻納奉表進  
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封西嶽賦

并序

上既封泰山之後三十年間車轍馬跡至於太原遷于  
長安時或謁太廟祭南郊每歲孟冬巡幸溫泉而已聖



主以為王者之體告厥成功止於岱宗可矣故不肯到崆峒訪具茨驅八駿於崑崙親射蛟於江水始為天子之能事壯觀焉爾況行在供給蕭然煩費或至作歌有慚於從官誅求坐殺於長吏甚非主上執玄祖醇醲之道端拱御蒼生之意大哉聖哲垂萬代則蓋上古之君皆用此也然臣甫愚竊以古者疆場有常處贊見有常儀則備乎玉帛而財不匱乏矣動乎車輿而人不愁痛矣雖東岱五嶽之長足以勒宗垂鴻與山石無極伊太

華最為難上至於封禪之事獨軒轅氏得之夫七十二君罕能兼之矣其餘或蹶路風雲碑版祠廟終么麼不足追數今聖主功格軒轅氏業纂七十君風雨所及日月所照莫不砥礪華近甸也其可慙乎比歲鴻生巨儒之徒誦古史引時義云國家土德與黃帝合主上本命與金天合而守闕者亦百數天子寢不報蓋謙如也頃或詔厥郡國掃除曾巔雖翠蓋可薄乎蒼穹而銀字未藏於金氣臣甫誠薄劣不勝區區吟咏之極故作封西

嶽賦以勸賦之義預述上將展禮焚柴者實覲聖意因  
有感動焉為其詞曰

惟時孟冬百工乃休上將陟西嶽覽八荒御白帝之都  
見金天之王既刊石乎岱宗又合符乎軒皇茲事體大  
越不可載已先是禮官草具其儀各有典司俯叶吉日  
欽若神祇而千乘萬騎已蠖略怡儼屈矯陸離唯君所  
之然後拭翠鳳之駕開日月之旗撞鴻鐘發雷輜辨格  
澤之修竿決河漢之淋漓殲天狼之威弧墜魍魎之霏

霏赤松前驅彭祖後馳方明夾轂昌寓侍衣山靈秉鉞  
而踉蹌海若護蹕而參差風馭冉以縱轡雲螭縵而遲  
蜺地軸軋軋殷以下折原隰草木儼而東飛歧梁閃倏  
涇渭反覆而天府載萬侯之王尚方具左肅黃屋已焜  
煌於山足矣乘輿尚鳴鑾輿儲精澹慮華蓋之大角低  
回北斗之七星皆去屆蒼山而信宿屯絕壁之清曙既  
臻夫陰宮犀象辟兀戈鋌悉率飄飄蕭蕭洶洶如也於  
是太一抱式玄冥司直天子乃宿衽齋就登陟駢素虬

超窮方天語秘而不可知代欲聞而不可得柴燎上達  
神光充塞泥金乎菡萏之南刻石乎青冥之北上意由  
是茫然延降天老與之相識問太微之所居稽上帝之  
遺則颯弭節以徘徊撫八紘而黠黑忽風翻而景倒澹  
殊狀而異色罔若褰祛開帷下辯宸極者久之雲氣翕  
以迴複山嘑業而未息祀事孔明有嚴有翼神保是格  
時萬時億爾乃駐飛龍之秋秋詔王屬以中休覲羣后  
於高掌之下張大樂於洪河之洲芬樹羽林莽不可收

千人舞萬人謳騏驎跋跋而在郊鳳凰蔚跋而來遊雷  
公伐鼓而揮汗地祇被震而悲愁樂師拊石而具發激  
越乎遐陬羣山為之相嶮萬穴為之倒流又不可得載  
已久而景移樂闋上悠然垂思曰嗟乎余昔歲封泰山  
禪梁父以為王者成功已纂終古嘗鑒前史至於周穆  
漢武豫遊寥闊亦所不取惟此西嶽作鎮三輔非無意  
乎頃者猶恐百姓不足人所疾苦未暇瘞斯玉帛考乃  
鐘鼓是以視嶽於諸侯錫神以茅土豈惟壯設險於甸

服報西成之農扈亦所以感一念之精靈荅應時之風  
雨者矣今茲冢宰庶尹醇儒碩生僉曰黃帝顓頊乘龍  
遊乎四海發軔匝乎六合竹帛有云得非古之聖君而  
泰華最為難上故封禪之事鬱沒罕聞以余在位發祥  
隕祉者焉可勝紀而不得已遂建翠華之旗用塞雲臺  
之議矧乎殊方奔走萬國皆至玄元從助清廟獻歆也  
臣甫舞手蹈足曰大哉燦乎真天子之表奉天為子者  
已不然何數千萬載獨繼軒轅氏之美彼七十二君又

疇能臻此蓋知明主聖罔不克正功罔不克成放百靈  
歸華清

畫馬讚

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腰褭清新魚目瘦腦龍  
文長身雪垂白肉風感蘭筋逸態蕭疎高驤縱恣四蹄  
雷電一日天地御者閒敏去何難易愚夫乘騎動必顛  
躓瞻彼駿骨實惟龍媒漢哥燕市已矣茫哉但見駑駘  
紛然往來良工惆悵落筆雄材

公自注穆天子傳飛  
兔腰褭日馳三萬里



唐興縣客館記

年譜云上元二年公在成都作唐興縣客館記按集中有簡王明府

詩鶴云遂州唐興縣宰王潛也公嘗為潛作唐興客館記蓋公時在成都遂州與成都俱屬劍南唐

興在天寶初改為蓬

溪此因其舊名耳

中興之四年王潛為唐興宰脩厥政事始自鰥寡惻獨  
而和其封內非侮循循不畏險膚而行而一咨于官屬  
于羣吏于衆庶曰邑中之政庶幾繕完矣惟賓館上漏  
下濕吾人猶不堪其居以容四方賓賓其謂我何改之  
重勞我其謂人何咸曰誕事至濟厥載則達觀于大壯

作之閑閼作之堂構以永圖崇高廣大踰越傳舍通梁  
直走鬼將墜壓素柱上承安若泰山兩傍序開發洩霜  
露潛靚深矣步欄複雷萬瓦在後匪丹雘為實踈達為  
迴廊南注又為覆廊以容介行人亦如正館制度小劣  
直左階而東封殖脩竹茂樹挾右堦于南環廊又注亦  
可以行步風雨不易謀而集事邑無妨工亦無匱財人  
不待子來定不待方中矣宿息井樹或相為賓或與之  
毛天子之使至則曰邑有人焉某無以栗階州長之使

至則曰某非敢賓也子無所用俎四方之使至則曰子  
貺某多矣敢辭贄或曰明府君之侈也何以為人皆曰  
我公之為人也何以侈子徒見賓館之近夫厚不知其  
私室之甚薄器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不知賦歛乃  
至於館之醯醢闕出於私厨使之乘駟闕辨於私廐君  
豈為亭長乎是躬親也若館宇不修而觀臺榭是好賓  
至無所納其車我浩蕩無所措手足獲高枕乎其誰不  
病吾人矣疵瑕忽生何以為之是道也施舍不幾乎先

覺矣杖之友朋歎曰美哉是館也成人不知人不怒廨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為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為是日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

已本一作廨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府君之德也廨署之福也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為是亦

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為是日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

雜述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進賢賢乎

則魯之張叔卿孔巢父二才士者聰明深察博辯閎大  
固必能伸於知己令聞不已任重致遠速於風飈也是  
何面目黷黑常不得飽飯喫曾未如富家奴茲敢望縞  
衣乘軒乎豈東之諸侯深拒於汝乎豈新令尹之人未  
汝之知也由天乎有命乎雖岑子薛子引知名之士月  
數十百填爾逆旅請誦詩浮名耳勉之哉勉之哉夫古  
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  
也故後之嗟乎叔卿遣辭工於猛健放蕩似不能安排

者以我為聞人而已以我為益友而已叔卿靜而思之  
嗟乎巢父執雌守常吾無所贈若矣泰山冥冥崒以高  
泗水潏潏瀰以清悠悠友生復何時會于王鎬之京載  
飲我濁酒載呼我為兄

秋述

年譜云天寶十載公在京有秋述一首時霖雨積旬墻屋多壞西京尤甚

秋杜子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馬  
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昔襄陽龐德公至老不入州府  
而揚子雲草玄寂寞多為後輩所褻近似之矣嗚呼冠

冕之宦名利卒卒雖朱門之塗泥士子不見其泥矧抱  
疾窮巷之多泥乎子魏子獨蹢蹢然來汗漫其僕夫夫  
又不假蓋不見我病色適與我神會我棄物也四十無  
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處順故也子挺生者也無矜色  
無邪氣必見用則風后力牧是已文章則子游子夏是  
已無邪氣故也得正始故也噫所不至於道者時或賦  
詩如曹劉談話及衛霍豈少年壯志未息俊邁之機乎  
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調選名隸東天官告子將行既逢

裳既聚糧東人怵惕筆札無敵謙謙君子若不得已知祿仕此始吾黨惡乎無述而止

說旱

公自注初中丞嚴公節制劍南日奉此說年譜云寶應元年公在成都上嚴武說旱時嚴

武為成都尹節度劍南東西川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傳曰龍見而雩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待雨盛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也今蜀自十月不雨抵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得非獄吏只知禁繫不知踈決怨氣積冤



氣盛亦能致旱是何川澤之乾也塵霧之塞也行路皆  
菜色也田家其愁痛也自中丞下車之初軍郡之政罷  
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百事冗長者又以革削矣獨獄  
囚未聞處分豈次第未到為獄無濫繫者乎穀者百姓  
之本百役是出況冬麥黃枯春種不入公誠能暫輟諸  
務親問囚徒除合死者之外下筆盡放使囹圄一空必  
甘雨大降但怨氣消則和氣應矣躬自疏決請以兩縣  
及府繫為始管內東西兩川各遣一使兼委刺史縣令

對巡使同疏決如兩縣及府等囚例處分衆人之望也  
隨時之義也昔貞觀中歲大旱文皇帝親臨長安萬年  
二赤縣決獄膏雨滂足即岳鎮方面歲荒札皆連帥大  
臣之務也不可忽凡今徵求無名數又耆老合侍者兩  
川侍丁得異常丁乎不殊常丁賦斂是老男老女死日  
短促也國有養老公遽遣吏存問其疾苦亦和氣合應  
之義也時雨可降之徵也愚以為至仁之人常以正道  
應物天道奚近去人不遠

東西兩川說

聞西山漢兵食糧者四千人皆關輔山東勁卒多經河隴幽朔教習慣於戰守人人可用兼羌堪戰子弟向二萬人實足以備邊守險脫南蠻侵掠邛雅子弟不能獨制但分漢勁卒助之不足撲滅是吐蕃馮陵本自足支也擢量西山邛雅兵馬卒叛援形勝明矣頃三城失守罪在職司非兵之過也糧不足故也今此輩見闕兵馬使八州素歸心於其世襲刺史獨漢卒偏裨將主之竊恐

備吐蕃在羌漢兵小昵而釁隙隨之矣况軍須不足姦吏減  
剝未已哉是宜速擇偏裨主之主之勢明其號令一其  
刑賞申其哀恤致其歡忻宜先自羌子弟始自漢兒易  
解人意而優勸旬月大浹洽矣仍使兵羌各繫其部落  
刺史得自教閱都受統於兵馬使更不得使八州都管  
或在一羌王或都關一世襲刺史是羌之豪族發源有遠  
近世封有豪家紛然聚蕃落之議於中肆與奪之權於  
外已然則備守之根危矣又何以藉其為本式遏雪嶺

之西哉比羌族封王者言以拔城之功得今城失矣襲  
王如故總統未已奈諸董攘臂何王尹之獄是矣由策  
嗣羌王關王氏舊親西董族最高怨望之勢然矣誠於  
此時便宜聞上使各自統領不須王區分易制然後都  
靜聽取別於兵馬使不益元戎氣壯部落無語或縱一  
部落怨獲羣部落喜矣無爽如此處分豈惟邛南不足憂  
八州之人願賈勇復取三城不日矣幸急擇公所素諳  
明于將者正色遣之獠賊內編屬自久數擾背亦自久

徒惱人耳憂慮蓋不至大昨聞受鐵券爵祿隨之今聞已小動為之奈何若不先招諭也穀貴人愁春事又起緣邊耕種即發精卒討之甚易恐賊星散於窮谷深林節度兵馬但驚動緣邊之人供給之外未見免劫掠而還賃其地豪族兼有其地而轉富蜀之土肥無耕之地流冗之輩近者交互其鄉村而已遠者漂寓諸州縣而已實不離蜀也大抵祇與兼并豪家力田耳但鈞畝薄斂則田不荒以此上供王命下安疲人可矣豪族受賃

罷人田管內最大誅求宜約富家辦而貧家創痍已深  
矣今富兒非不緣子弟職掌盡在節度衙府州縣官長  
手下哉村正雖見面不敢示文書取索非不知其家處  
獨知貧兒家處兩川縣令刺史有權攝者須盡罷免苟  
得賢良不在正授權在進退聞上而已

集千家註杜工部文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百九十三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文集卷二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

年譜云公時為華州司功參軍

問山林藪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故供甲兵士徒之役府庫賜與之用給郊廟宗社之祀奉養祿食之出辨乎名物存乎有司是謂公賦知歸地著不撓者已今聖朝紹宣王中興之洪業于上庶尹備山甫補衮之能事于下而東寇猶小梗率土未甚闢摠彼賦稅之獲盡

贍軍旅之用是官御之舊典闕矣人神之攸序乖矣欲使軍旅足食則賦稅未能充備矣欲將誅求不時則黎元轉罹于疾苦矣子等以待問之實知新之明觀志氣之所存於應對乎何有佇渴救敝之通術願聞強學之所措意蓋在此矣得游說乎

問國有輶車廬有飲食古之按風俗遣使臣在王官之一守得馳傳而分命蓋地有要害郊有遠近供給之比省費相懸今茲華惟襟帶關逼輦轂行人受辭於朝夕

使者相望於道路屬年歲無蓄積之虞職司有愁痛之  
歎況軍書未絕王命急宣揄羽先翥於騰鷹敞帷不供  
於埋馬豈芻粟之勤獨爾實驂駢之價闕如人主之軫  
念屢及於茲邦伯之分憂何嘗敢怠乞恩難再近日已  
降水衡之錢積骨頗多無暇更入燕王之市欲使輜軒  
有喜主客合宜閭閻罷杼軸之嗟官吏得從容之計側  
佇新語當聞濟時

問通道陂澤隨山濬川經啓之理疏奠之術抑有可觀

其來尚矣初聖人盡力溝洫有國作為隄防洎後代控引淮海漕通涇渭因舟楫之利達倉庾之儲又賴此而殷亦行之自久近者有司相土決彼支渠既潰渭而亂河竟功多而事寢人實勞止岸乃善崩遂使委輸之勤中道而棄今軍用蓋寡國儲未贍雖遠方之粟大來而助挽之車不給是以國朝仗彼天使徵茲水工議下淇園之竹更鑿商顏之井又恐煩費居多績用莫立空荷成雲之鍾復擁填淤之泥若然則舟車之用大小相妨

矣軍國之食轉致或闕矣矧夫人煙尚稀牛力不足者  
已子等飽隨時之要挺賓王之資副乎求賢敷厥謹議  
問足食足兵先哲雅誥蓋有兵無食是謂棄之致能掉  
鞅靡旌斯可用矣況寇猶作梗兵不可去日間將軍之  
令親覩司馬之法關中之卒未息灞上之營何遠近者  
鄭南訓練城下屯集贍彼三千之徒有異什一而稅竊  
見明發教以戰鬥亭午放其庸保課乃菽麥以為尋常  
夫悅以使人是能用古伊歲則云暮實慮休止未卜及

瓜之還交比翳桑之餓羣有司自救不暇二三子謂之何哉

問昔唐堯之為君也則天之大敬授人時十六升自唐侯者已昔帝舜之為臣也舉禹之功克平水土三十登為天子者已本之以文思聰明加之以勞身焦思既睦九族協和萬邦黜去四凶舉十六相故五帝之後傳載唐虞之美無得而稱焉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詩曰文王小心翼翼竊觀古人聖哲未有不以君唱于上臣和于

下致乎人和年豐成乎無為而理者也主上躬純孝之  
聖樹非常之功內則拳拳然事親如有闕外則悻悻然  
求賢如不及伊百姓不知帝力庶官但恭已而已寇孽  
未平咎徵之至數也倉廩未實物理之固然也今大軍  
虎步列國鶴立山東之諸將雲合淇上之捷書日至二  
三子議論引正詞氣高雅則遺褻盪滌之後聖朝砥礪  
之辰雖遭明主必致之於堯舜降及元輔必要之於稷  
禹驅蒼生於仁壽之域反淳朴於羲皇之上自古哲主

立極大臣為體眇然坦途利往何順子有說否庶復見  
子之志豈徒瑣瑣射策趨競一第哉頃之間孝廉取備  
尋常之對多忽經濟之體考諸詞學自有文章在束以  
徵事曷成凡例焉今愚之粗徵貴切時務而已夫時患  
錢輕以至於量資幣權子母代復改鑄或行乎前榆莢  
後契刀當此之際百姓蒙利厚薄何人所制輕重又穀  
者所以阜俗康時聚人守位者也下至十室之邑必有  
千鍾之藏苟凶穰以之貴賤失度雖封丞相而猶困侯



大農而謂何是以繼絕表微無或區分踰越蒙實不敏  
仁遠乎哉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年譜云至德二載夏公至鳳翔上詣肅宗拜左

拾遺會房瑄以陳濤戰敗罷相公與瑄為布衣交  
上疏救瑄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鎰搃之帝解  
就令鎰宣口勅宜  
放推問故有謝狀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激訐違忤聖旨既下  
有司具已舉劾甘從自棄就戮為幸今日已時中書侍  
郎平章事張鎰奉宣口勅宜放推問知臣愚戇舍臣萬

死曲成恩造再賜骸骨臣甫誠頑誠蔽死罪死罪臣以  
陷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間道護謁龍顏猾逆未除愁  
痛難過猥廁衮職願少裨補竊見房琯以宰相子少自  
樹立晚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必位至公輔康濟  
元元陛下果委以樞密衆望甚允觀琯之深念主憂義  
形於色況畫一保太素所蓄積者已而琯性失於簡酷  
嗜鼓琴董庭蘭今之琴工遊琯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  
倚為非琯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污臣不自度量歎其

功名未垂而志氣挫衄覲望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  
稱述何思慮始竟闕於再三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  
不書狂狷之過復解網羅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勸勉  
來者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豈小臣獨蒙全軀就列  
待罪而已無任先懼後喜之至謹詣閣門進狀奉謝以  
聞謹進

至德二載六月一日宣議郎行在左拾遺臣杜甫狀  
奏

為遺補薦岑參狀

宣議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岑參右臣等竊見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恭惟近侍實藉茂材臣等謹詣閣門奉狀陳薦以聞伏聽進止

至德二載六月十二日左拾遺內供奉臣裴薦等狀

右拾遺內供奉臣孟昌浩

右拾遺內供奉臣魏齊暉

左拾遺內供奉臣杜甫

左補闕臣韋少游

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年譜云乾元元年夏公出

為華州司功七月有為華州郭使君作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右臣竊以逆賊束身檻中奔走無路尚假餘息蟻聚苟活之日久陛下猶覲其匍匐相率降款盡至廣務寬大之本用明惡殺之德故大軍雲合蔚然未進上以稽王師有征無戰之義下以成古先聖哲之用心茲事玄遠

非愚臣所測臣聞易載隨時不俟終日先王之用刑也  
抑亦小者肆諸市朝大者陳諸原野今殘孽雖窮蹙日  
甚自救不暇尚慮其逆帥望秋高馬肥之便蓄安圍拒  
輟之謀大軍不可空勤轉輸之粟諸將宜窮犄角之進  
頃者河北初收數州思明降表繼至實為平盧兵馬在  
賊左脅賊動靜之利制不由已則降附可知今大軍盡  
離河北逆黨意必寬縱若萬一軼略河縣草竊秋成臣  
伏請平盧兵馬及許叔冀等軍從鄆州西北渡河先衝收

魏或近軍志避實擊虛之義也伏惟陛下圖之遣李銑  
殷仲卿孫青漢等軍邇迤渡河佐之收其貝博賊之精  
銳撮在相魏衛之州賊用仰魏而給賊若抽其銳卒渡  
河救魏博臣則請朔方伊西北庭等軍渡沁水收相衛  
賊若迴戈距我兩軍臣又請郭口祁縣等軍驀嵐馳屯  
據林慮縣界候其形勢漸近又遣李廣琛魯炆等軍進  
渡河收黎陽臨河等縣相與出入掎角逐便撲滅則慶  
緒之首可翹足待之而已是亦恭行天罰豈在王師必

無戰哉愚臣聞見淺狹承乏待罪未精慎固之守輕議擒縱之術抑臣之夢寐貴有裨補謹進前件圖如狀伏聽進止乾元元年七月日某官臣狀進

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年譜云廣德元年公在閬州按

集中有王閬州筵及陪王使君晦日泛江諸詩

臣某言伏自陛下平山東收燕薊洎海隅萬里百姓感動喜王業再造瘡痍蘇息陛下明聖社稷之靈以至於此然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時唯獨劔南



自用兵以來稅斂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  
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命也近者賊臣  
惡子頗有亂常巴蜀之人橫被煩費猶自勸勉充備百  
役不敢怨嗟吐蕃今下松維等州成都已不安矣楊琳  
師再脅普合顆顆兩川不得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  
況臣本州山南所管初置節度庶事草創豈暇力及東  
西兩川矣伏願陛下聽政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審救援  
之得失定兩川之異同問分管之可否度長計大速以

親賢出鎮哀罷人以安反仄犬戎侵軼羣盜窺伺庶可  
遏矣而三蜀天府也徵取萬計陛下忍坐見其狼狽哉  
不即為之臣竊恐蠻夷得恣屠割耳實為陛下有所痛  
惜必以親王委之節鉞此古之維城盤石之義明矣陛  
下何疑哉在選擇親賢加以醇厚明哲之老為之師傅  
則萬無覆敗之跡又何疑焉其次付重臣舊德智略經  
久舉事允愜不隕穫於蒼黃整頓理體竭露臣節必見  
方面小康也今梁州既置節度與成都足以久遠相應

矣東川更分管數州於內幕府取給破弊滋甚若兵馬  
悉付西川梁州益坦為聲援是重歛之下免出多門西  
南之人有活望矣必以戰伐未息勢資多軍應須遣朝  
廷任使舊人授之使節留後之寄綿歷歲時非所以塞  
衆望也臣於所守封界連接梓州正可為成都東鄙其  
中別作法度亦不足成要害哉徒擾人矣伏惟明主裁  
之又天下徵收赦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伏願  
損之又損之劍南諸州亦困而復振矣將相之任內外

交遷西川分閫以仗賢俊愚臣特望以親王摠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萬代之利也敢輕易而言次請慎擇重臣亦願任使舊人鎮撫不缺之際臨危制變之明者觀其樹勲庸於當時扶泥塗於已墜借如犬戎倣擾臣素知之臣之兄承訓自沒蕃以來長望生還偽親信於贊普探其深意意者報復摩彌青海之役決矣同謀誓衆於前後沒落之徒曲成翻動陰合應接積有歲時每漢使回蕃使至帛書隱語累嘗懇論臣皆封進上聞屢

達臣兄承訓憂國家緣邊之急願亦勤矣況臣本隨兄  
在蜀向二十年兄既辱身蠻夷相見無日臣比未忍離  
蜀者望兄消息時通所以戮力邊隅累踐班秩補拙之  
分淺待罪之日深蜀之安危敢竭聞見臣子之義貴有  
所盡於君親愚臣迂闊之說萬一少裨聖慮遠人之福  
也愚臣之幸也昨竊聞諸道路云吐蕃以來草竊歧隴  
逼近咸陽似是之間憂憤隕迫益增尸祿寄重之懼寤  
寐報效之懇謹冒死具巴蜀成敗形勢奉表以聞

為夔府栢都督謝上表

年譜云大歷元年公至夔州時栢中丞為夔州都督

公嘗為作謝上表按集中有

栢中丞觀宴將士等詩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授臣某官祇拜休命內顧隕越策  
駑馬之力冒累踐之寵自數勲力萬無一稱再三怵惕  
流汗至踵謹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戰誠懼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伏以陛下君父任使之久掩臣子不逮  
之過就其小效復分深憂察臣劔南區區恐失臣節如  
彼加臣頻煩階級鎮守要衝如此勉勵疲鈍伏揚陛下

之聖德愛惜陛下之百姓先之以簡易間之以樂業均之以賦斂終之以敦勸然後畢禁將士之暴弘治主客之宜示以刑典難犯之科寬以困窮計無所出哀今之人庶古之道內救悍獨外攘師寇上報君父曲盡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勤補失墜之目灰粉骸骨以備守官伏惟恩慈胡忍容易愚臣之願也明主之望也限以所領未遑謁對無任兢灼之極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臣誠喜誠懼死罪死罪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一天尊圖文  
石鼈老放神乎始清之天遊目乎浩劫之家泠泠然馭  
乎風熙熙然登乎臺進而俯乎寒林退而極乎延閣見  
龍虎日月之君亘于踈梁塞于高壁骨者鬣者哲者黜  
者視遇之間若嚴寇敵者已伊四司五帝天之徒青節  
崇然綠輿駢然仙宮洎鬼官無央數衆陽者近陰者遠  
俱浮空不定目所向如一蓋知北闕帝君之尊端拱侍  
衛之內於天上最貴矣已而左玄之屬吏三洞弟子某



進曰經始績事前柱下史河東柳涉職是樹善損于而  
家憂于而國剥私室之匱渴蒸人之安志所至也請梗  
槩帝君救護之慈朝拜之功曰若人存思我主錄生之  
根死之門我則制伏妖之興毒之騰凡今之人反側未  
濟柳氏柱史也立乎老君之後獲隱嘿乎忍塗炭乎先  
生與道而遊與學而遊可上以昭太一之威神於下下  
以昭柱史之告訴于上玉京之用事也率土之發祥也  
惡乎寢而庸詎仰而先生藐然若往頽然而止曰噫夫

鳥亂於雲魚亂於河是畢弋釣罟削格之智生是機變  
邀退攫拾之智極故自黃帝已下干戈崢嶸流血不乾  
骨蔽平原垂氣橫放淳風不返雖書載蠻夷率服詩稱  
徐方大來許其慕中夏與夫容成中央氏尊盧氏輩結  
繩而已百姓至死不相往來茲茂德困矣矧賢主趣之  
而不及庸主聞之而不曉浩穰崩蹙數千古哉至使世  
之仁者蒿目而憂世之患有是夫今聖主誅千紀康大  
業物尚疵癘戰爭未息必揆當世之變日慎一日衆之

所惡與之惡衆之所善與之善勅有司寬政去禁問疾  
薄斂修其土田險其走集以此馭賊臣惡子自然百祥  
攻百異有漸天下洵洵何其撓哉已登乎種種之民舍  
夫噶噶之意是巍巍乎北闕帝君者肯不乘道腴卷黑  
簿詔北斗削死南斗注生與夫圓首方足施及乎蠢蠕  
之蟲肖翹之物盡驅之更始何病乎不得如昔在太宗  
之時哉石鼈老畢辭三洞弟子某又某靜如得動如失  
久而却走不敢貳問

祭遠祖當陽君文

年譜云開元二十九年公在河南祭遠祖于洛之首陽按晉鎮

南將軍當陽侯杜預字元

凱乃公之十三世祖也

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三葉孫甫謹以寒  
食之奠敢昭告于先祖晉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當陽  
成侯之靈初陶唐出自伊祁聖人之後世食舊德降及  
武庫應乎虬精恭聞淵深罕得窺測勇功是立智名克  
彰繕甲江陵稷清東吳建侯于荊邦于南土河水活活  
造舟為梁洪濤奔汜未始騰毒春秋主解橐隸躬親鳴

呼筆跡流宕何人蒼蒼孤墳獨出高頂靜思骨肉悲憤  
心胃峻極于天神有所降不毛之地儉乃孔昭取象邢  
山全模祭仲多藏之誠焯序前文小子築室首陽之下  
不敢忘本不敢違仁庶刻豐石樹此大道論次昭穆載  
揚顯號于以采蘩于彼中園誰其尸之有齊列孫嗚呼  
敢告茲辰以永薄祭尚饗

祭外祖祖母文

維年月日外孫滎陽鄭宏之京兆杜甫謹以寒食庶羞

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靈嗚呼外氏當房祭祀無  
主伯道何罪元陽誰撫緬維夙昔追思艱窶當太后秉  
柄內宗如縷紀國則夫人之門舒國則府君之外父聿  
以生居貴戚釁結狂豎雌伏單栖雄鳴折羽憂心惛惛  
獨行踽踽悲夫逝景分飛忽間於鳳皇吐彼讒人有詞異  
於鸚鵡初我父王之遭禍我母妃之下室深狴殊塗酷  
吏同律夫人於是布裙扉屨提餉潛出昊天不傭退藏於  
密久成凋瘵溘至終畢蓋乃事存於義陽之誄名播于

燕公之筆嗚呼哀哉宏之等從母昆弟兩家因依弱歲  
俱苦慈顏永違豈無世親不如所愛豈無舅氏不知所  
歸誓以偏往測戀光輝漸漬相勗居諸造微幸遇聖主  
願發清機以顯內外何當奮飛洛城之北邙山之曲列  
樹風煙寒泉珠玉千秋古道王孫去兮不歸三月晴天  
春草萋兮增綠頃物將牽累事未遂欲使淚流頓盡血  
下相續者矣捧奠遲迴炯心依屬庶多載之灑掃循茲  
辰之軌躅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年譜云廣德九年公在閬州有祭故相國房公文按

唐史房琯字次律玄宗幸蜀拜為相肅宗即位靈武琯請自將平賊戰于陳濤斜敗績遂罷相守邠州繼歷晉漢二州刺史廣德元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又按公集中有承聞房公靈輓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詩鶴云按舊史房公以廣德元年八月四日卒于閬州僧舍而權塋于彼時公在閬州春祭文明年春晚有別房公墓詩又明年為永泰元年房公啓殯時公在雲安故有承聞房公歸葬東都之作

維唐廣德元年歲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戌  
京兆杜甫敬以醴酒茶藕蓴鯽之奠奉祭故相國清河



房公之靈曰嗚呼純朴既散聖人又歿苟非大賢孰奉  
天秩唐始受命羣公間出君臣和同德教充溢魏杜行  
之夫何畫一婁宋繼之不墜故實百餘年間見有輔弼  
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將帥干紀煙塵犯闕王風寢頓神  
器圯裂關輔蕭條乘輿播越太子即位揖讓倉卒小臣  
用權尊貴倏忽公實匡救忘餐奮發累抗直詞空聞泣  
血時遭祲沴國有征伐車駕還京朝廷就列盜本乘弊  
誅終不減高義沉埋赤心蕩折貶官厭路讒口到骨致

君之誠在困彌切天道闊遠元精茫昧偶生賢達不必  
濟會明明我公可去時代賈誼慟哭雖多顛沛仲尼旅  
人自有遺愛二聖崩日長號荒外後事所委不在卧内  
因循寢疾憔悴無悔矢死泉塗激揚風槩天柱既折安  
仰翊戴地維則絕安放夾載豈無羣彥我心忉忉不見  
君子逝水滔滔泄涕寒谷吞聲賊壕有車爰送有紼爰  
操撫墳日落脫劍秋高我公戒子無作爾勞斂以素帛  
付諸蓬蒿身瘞萬里家無一毫數子哀過他人鬱陶水

漿不入日月其愍州府救喪一二而已自古所歎罕聞  
知已曩者書札望公再起今來禮數為態至此先帝松  
柏故鄉粉梓靈之忠孝氣則依倚拾遺補闕視君所履  
公初罷印人實切齒甫也備位此官蓋薄劣耳見時危  
急敢愛生死君何不聞刑欲加矣伏奏無成終身愧耻  
乾坤慘慘豺虎紛紛蒼生破碎諸將功勲城邑自守孽  
鼓相聞山東雖定灞上多軍憂恨展轉傷痛氤氲玄豈  
正色白亦不分培塿滿地崑崙無羣致祭者酒陳情者

文何當旅櫬得出江雲嗚呼哀哉尚饗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年譜云天寶九年公在河南誌萬年

縣君京兆杜氏墓按縣君公之姑也又按公范陽太君墓誌云縣君適河東裴榮期榮期嘗為濟王

府錄事

甫以世之錄行跡示將來者多矣大抵家人賄賂詞客  
阿諛真偽百端波瀾一揆夫載筆光芒於金石作程通  
達於神明立德不孤揚名歸實可以發皇內則標格女  
史竊見於萬年縣君得之矣其先系統於伊祁分姓於

唐杜吾祖也我知之遠自周室迄于聖代傳之以仁義  
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春秋傳云穆叔謂之世祿  
其在茲乎曾祖某隋河內郡司功獲嘉縣令王父某皇朝  
監察御史洛州鞏縣令前朝咸以士林取貴宰邑成名  
考某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天下之人謂之才  
子兄升國史有傳縉紳之士誄為孝童故美玉多出於  
崑山明珠必傳於滄海蓋縣君受中和之氣成肅雍之  
德其來尚矣作配君子實惟好仇河東裴君諱榮期見

任濟王府錄事參軍入在清通同行領袖素髮相敬朱  
紱有光縣君既早習于家風以陰教為己任執婦道而  
純一與禮法而始終可得聞也昔舅歿姑老承順顏色  
侍歷年之寢疾力不暇於須臾苟便於人皆在於手浹  
積而形骸奪氣憂深而巾櫛生塵尊卑之道然固出自  
於天性孝養哀送名流稱仰允所謂能循法度則可以  
承先祖供給祭祀矣維其矜莊門戶節制差服功成則  
退有若四時物或猶乖匪踰終日黼畫組就之事割烹

煎和之宜規矩數及於親姻脫落頗盈於歲序若其先  
人後已上下敦睦懸罄知歸揖讓惟久在嫂叔則有謝  
氏光小郎之才於娣姒則有鍾琰洽介婦之德周急不  
礙於親踈泛愛無擇於良賤至如星霜伏臘軒騎歸寧  
慈母每謂於飛來幼童方生乎感悅加以詩書潤業導  
誘為心過悔吝於未萌驗是非於往事內則致諸子於  
無過之地外則使他人見賢而思齊爰自十載已還默  
契一乘之理絕葷血於禪味混出處於度門喻筏之文

字不遺開卷而音義皆達母儀用事家相遵行矣至於膳食滑甘之美鞣結縫線之難展轉忽微欲參謀而縣解指麾補合猶取則於垂成其積行累功不為薰修所住著有如此者靈山鎮地長吐煙雲德水連天自浮星象則其看心定惠豈近於揚摧者哉越天寶元年某月八日終堂于東京仁風里春秋若干示諸生減相越六月二十九日遷殯于河南縣平樂鄉之原禮也嗚呼哀哉琴瑟罷聲蘋蘩晦色骨肉號兮天地感中外痛兮鬼神



惻有子長曰朝列次朝英北海郡壽光尉次朝牧女長  
適獨孤氏次閻氏皆稟自胎教成於妙年厥初寢疾也  
惟長子長女在側英牧或以遊以宦莫獲同曾氏之元申號  
而不哭傷斷鄰里悠哉少女未始聞哀又足酸鼻嗚呼  
縣君有語曰可以褐衣斂吾起塔而葬裴公自以從大  
夫之後成縣君之榮愛禮寔深遺意蓋闕但褐衣在斂  
而幽隧爰封其所廡飾咸遵儉素眷茲邑號未降天書  
各有司存成之不日嗚呼哀哉有兄子曰甫制服於斯

紀德於斯刻石於斯或曰豈孝童之猶子歟奚孝義之勤若此甫泣而對曰非敢當是也亦為報也甫昔卧病於我諸姑姑之子又病間女巫至曰處楹之東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是用存而姑之子卒後乃知之於走使甫嘗有說於人客將出涕感者久之相與定謚曰義君子以為魯義姑者遇暴客於郊抱其所攜棄其所抱以割私愛縣君有焉是以舉茲一隅昭彼百行銘而不韻蓋情至無文其詞曰嗚呼有唐義姑京

兆杜氏之墓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年譜云天寶三載五月五日公之祖母范陽太

君盧氏卒於陳留之私第按公之祖審言前娶薛氏再娶盧氏以八月旬有一日歸葬河南鄆師公

作墓

誌

五代祖柔隋吏部尚書容城侯大父元懿是渭南尉父  
元哲是廬州慎縣丞維天寶三載五月五日故修文館  
學士著作郎京兆杜府君諱某之繼室范陽縣太君盧  
氏卒於陳留郡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嗚呼以其載八

月旬有一日發引歸葬于河南之偃師以是月三十日  
庚申將入著作之大塋在縣首陽之東原我太君用甲  
之穴禮也墳南去大道百二十步奇三尺北去首陽山  
二里凡塗車芻靈設焚置銘之名物加庶人一等蓋遵  
儉素之遺意塋內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則壬甲可  
知矣遣奠之祭畢一大家相進曰斯至止將欲啓府君  
之墓門安靈櫬於其右宣獻飾未具時不練歟前夫人  
薛氏之合葬也初太君令之諸子受之流俗難之太君

易之今茲順壬取甲又遺意焉嗚呼孝哉孤子登號如  
嬰兒視無人色且左右僕妾洎廝役之賤皆蓬首灰心  
嗚咽流涕寧或一哀所感片善不忘而已哉實惟太君  
積德以常臨下以恕如地之厚縱天之和運陰教之名  
數秉女儀之標格嗚呼得非太公之後必齊之姜乎薛  
氏所生子適曰某故朝議大夫兗州司馬次曰升幼卒  
報復父讎國史有傳次曰專歷開封尉先是不祿息女  
長適鉅鹿魏上瑜蜀縣丞次適河東裴榮期濟王府錄

事次適范陽盧正均平陽郡司倉參軍嗚呼三家之女  
又皆前卒而某等夙遭內艱有長自太君之手者至於  
婚姻之禮則盡是太君主之慈恩穆如人或不知者咸  
以為盧氏之腹生也然則某等亦不無平津孝謹之名  
於當世矣登即太君所生前任武康尉二女曰適京兆  
王佑任硤石尉曰適會稽賀撫卒常熟主簿其往也既  
哭成位有若冢婦同郡盧氏介婦滎陽鄭氏鉅鹿魏氏  
京兆王氏女通諸孫子三十人內宗外宗寢以踈闊者

或玄纁玉帛自他日互有所至若以為杜氏之墓近於禮而可觀而家人亦不敢以時繼年式志之金石銘曰太君之子朝議所尊貴因長子澤就私門毫邑之都終天之地享年不永歿而猶視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年譜云天寶四載公在齊州作

開元皇帝皇甫淑妃墓碑碑云淑妃生鄂王瑤臨晉公主公主下嫁滎陽鄭潛曜妃薨後歲陽載紀潛曜下教邑司爰度碑版公以宿昔忝鄭莊之賓客遊寶主之園林遂承斯文之託焉按爾雅自甲至癸為歲之陽妃以開元二十三年薨至天寶四載為歲陽載紀也又按鄭有園亭在河南新安縣

公集中有鄭駙馬宴洞中及重題東亭詩又有鄭駙馬池臺遇鄭廣文同飲詩

后妃之制古矣而軒轅氏帝嚳氏次妃之跡最有可稱存乎舊史然則其義隱其文畧周禮王者內職大備而陰教宣詩人關雎風化之始樂得淑女蓋所以教本古訓發皇婦道居具燕寢之儀動有環珮之節進賢才以輔佐君子不淫色以取媚閨房雖彤管之地功過必紀而金屋之寵流宕一揆稽女史之華實嗣嬪則之清高亦時有其人偉夫精選淑妃諱某姓皇甫氏其先安定



人也惟禹封商於赫有光伊玄祖樹德于今不忘必宋  
之子莫之與比伊清風繼代惠此餘美夫其系緒蕃衍  
紱冕所興列為公侯古有皇甫充石則其宗可知也夫  
其體元消息經術之美刊正帝圖中有玄晏先生則其  
家可知矣嗟乎我有奕葉承權輿矣我有徽猷展肅雍  
矣積羣玉之氣自對白虹之天生五色之毛不離丹鳳  
之穴曾祖烜皇朝宋州刺史祖粹皇朝越州刺史都督  
諸軍事父日休皇朝左監門衛副率妃則副率府君之

元女也粵在襁褓體如冰雪氣象受於天和詩禮傳乎胎  
教故列我開元神武之嬪御者豈易其容止法度哉今  
上昔在春宮之日詔誥良家女擇視可否充備淑哲太  
妃以內秉純一外資沉靜明珠在蚌水月鮮白美玉處  
石雲崖津潤結襦而金印相輝同輦而翠旗交影由是  
恩加婉順品列德儀雖掖庭三千爵秩十四掩六宮以  
取俊超羣女以見賢豈渥澤之不流曾是不敢以露才  
揚已卑以自牧而已夫如是言足以厚人倫化風俗彌

縫坤載之失夾輔元亨之求嗚呼彼蒼也常與善何有  
初也不久好奈何況妃亦既邁疾怙如慮往以之服  
事最舊佳人難得送藥必經於御手見寢始迴於天步  
月氏使者空說返魂之香漢帝夫人終痛歸來之像以  
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月癸未朔薨於東京某宮  
院春秋四十有二嗚呼哀哉望景向夕澄華微陰風驚  
碧樹霧重青岑天子悼履綦之蕪絕惜脂粉之凝冷下  
麟鳳之銀床到梧桐之金井嗚呼哀哉厥初權殞于崇

政里之公宅後詔以某月二十七日巳酉卜葬于河南  
縣龍門之西北原禮也制曰故德儀皇甫氏贊道中壺  
肅事後庭孰云疾疢奄見凋落永言懿範用愴于懷宜  
登四妃之列式旌六行之美可冊贈淑妃喪須並官供  
河南尹李適之充使監護非夫清門華胄積行累功序  
于王者之有始有卒介於嬪御之不僭不濫是何存榮  
歿哀視有遇之多也有子曰鄂王諱瑤兼太子太保使  
持節幽州大都督事有故在疚而卒豈無樂國今也則

亡匪降自天云何吁矣有女曰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  
公主子滎陽潛曜官曰光祿卿爵曰駙馬都尉昔王儉  
以公主恩尚帝女為榮何晏兼關内侯是亦晉朝歸美  
公主禮承於訓孝自於心霜露之感形于顏色享祀之  
數缺於洒埽嘗戚然謂左右曰自我之西歲陽載紀彼  
都之外道里遐絕聖慈有蓬萊之深異縣有松檟之阻  
思欲輕舉安得黃鵠未議巡豫徒瞻白雲望關塞之風  
煙尋常涕泗懷伊川之陵谷恐懼遷移於是下教邑司

爰度碑版甫忝鄭莊之賓客遊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  
嵇阮豈獨步於崔蔡而野老何知斯文見託公子泛愛  
壯心未已不論官閥游夏入文學之科兼叙哀傷顏謝  
有后妃之誄銘曰

積氣之清積陰之靈漢曲迴月高堂麗星驚濤洶洶過  
雨冥冥洗滌蒼翠誕生娉婷婉彼柔惠迥然開爽綢繆  
之故昔在明兩恩渥未渝康哉大往展如之媛孰與  
爭長珩珮是加翬褕克備先德後色累功居位壺儀

孔修宮教咸遂王于獎飾禮亦尊異 小苑春深離宮

夜逼花間度月同輦未歸池畔臨風焚香不息嗚呼變

化惠好終極 馮相視祿太史書氛藏舟晦色逝水寒

文翠幄成彩金爐罷燠燕趙一馬瀟湘片雲 恍惚餘

跡蒼茫具美王子國除匪他之耻公主愁思永懷于彼

日居月諸丘壠荆杞 巖巖禹鑿瀾瀾伊川列樹拱矣

豐碑缺然爰謀述作歛就雕鐫金石照地蛟龍下天

少室東立繚垣西走佛寺在前宮橋在後維山有麓與

碑不朽維水有源與詞永久

東坡餘論云董君新序稱子美為皇甫淑妃碑在開

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予按此碑乃駙馬鄭潛曜託子美作而非開元二十三年淑妃葬時作也碑云甫忝鄭莊之賓客遊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見託其叙稱白頭野老安得謂之少作又銘云日居月諸丘壠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立碑蓋在葬後也董君不改立碑之年但據葬年而云故誤耳

集千家註杜工部文集卷二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附錄

唐杜工部墓誌銘

元稹微之撰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賦栢梁詩而

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  
 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  
 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  
 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邁文壯節  
 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齊宋之  
 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矯飾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  
 色澤放蕩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  
 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

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  
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  
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  
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  
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  
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  
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文人之所獨  
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圖其多乎哉苟以

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  
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  
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  
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  
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  
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壺奧乎予嘗欲條析其文體別  
相附與來者為之準特病嬾未就爾適遇子美之孫嗣  
業啓子美柩之襄祔事於偃師途次於荆楚雅知余愛

言其大父之為文拜余為誌辭不能絕余因係其官闕而銘其卒葬云係曰晉當陽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右衛率府胄曹屬京兆亂步謁行在拜左拾遺

須溪先生云河西尉再轉左拾遺

歲餘

以直言失官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度使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

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有九夫人弘農  
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  
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  
乞匄焦勞晝夜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  
志亦足為難矣銘曰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  
晨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  
先生之古墳

唐文藝傳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  
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奉勅撰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擢進  
士授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為天官侍郎  
審言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  
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  
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累遷洛陽丞坐事貶吉州司

戶叅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搆其罪繫獄將殺之  
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升年十三褻刃刺季重於坐左右  
殺升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故誤我審  
言免官還東都蘇頲傷升孝烈誌其墓劉允濟祭以文  
後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  
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神龍  
初坐交通張易之流峯州入為國子監主簿修文館直  
學士卒大學士李嶠等奏請加贈詔贈著作郎初審言



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為造化小兒  
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  
見替人云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號崔  
李蘇杜融之亡審言為服總云從祖兄易簡九歲能屬  
文長博學為岑文本所器擢進士補渭南尉咸亨初歷  
殿中侍御史嘗道遇吏部尚書李敬玄不避敬玄恨召  
為考工員外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玄不平故易  
簡上書言敬玄罪敬玄曰襄陽兒輕薄乃爾因奏易簡

險躁高宗怒貶開州司馬審言生子閑閑生甫甫字子  
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  
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  
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  
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  
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  
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  
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

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迷  
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  
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  
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  
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與房琯為布衣  
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庭蘭罷宰相甫上䟽言罪  
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鎰曰甫若抵  
罪絕言者乃解甫謝且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為

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  
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庭蘭  
託瑄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為非瑄愛惜人情一至玷汙  
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覲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  
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  
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  
甫家寓廊彌年寤寐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  
還京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

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劔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  
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劔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  
帥劔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  
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  
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  
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  
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  
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歷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

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  
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  
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  
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  
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當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  
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  
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

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  
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  
他人不足甫乃馱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  
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  
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  
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附錄



謹案卷一第三頁後六行伏惟天子哀憐之明主  
儻使執先祖之故事按唐文粹天子作明主無  
下明主二字

第四頁後八行獻禽之課刊本禽作令據唐文粹  
改

第五頁前八行雖青骹戴角刊本複衍青字據唐  
文粹刪

第五頁後四行夙昔多端刊本昔訛若據唐文粹

改

第六頁前行想英靈而虛墜按唐文粹虛作遽  
豈非虛陳其力按唐文粹非字作比乎二字

第六頁前七行故不見其用也按仇兆鰲本作故  
其不見用也此同唐文粹

第七頁前一行不敢激訐刊本訐訛汗據仇兆鰲  
本改

第七頁後六行墮旄頭刊本墮訛隨據唐文粹改

第七頁後八行庖犧左右按唐文粹左作在

第十二頁前四行八音修通按唐文粹修作循

第十三頁前三行不敢秘其情刊本情作精韻複  
據仇兆鰲本改

第十四頁後五行戰岐慄華刊本岐訛坡據唐文  
粹改

第十七頁前七行鑪以之仁義鍛以之賢哲按仇  
兆鰲本以之俱作之以此同唐文粹

第十七頁後五行實用素樸以守刊本實訛宴據  
唐文粹改

第十八頁後五行退嘗困於衣食刊本脫退字據  
仇兆鰲本增

第二十九頁前五行本自足支也刊本脫支字據  
仇兆鰲本增

第三十頁前六行獲羣部落喜矣刊本脫落字據  
仇兆鰲本增

卷二第七頁後四行諸將宜窮犄角之進刊本犄  
訛真據仇兆鰲本改

第八頁後六行伏自陛下平山東刊本脫平字據  
仇兆鰲本增

第十七頁前三行婁宋繼之刊本婁宋訛屢屢據  
據仇兆鰲本改

第十八頁後七行可以發皇內則刊本內訛后據  
仇兆鰲本改

第二十頁後五行豈近於揚摧者哉刊本近作遙  
又脫摧字據仇兆鰲本改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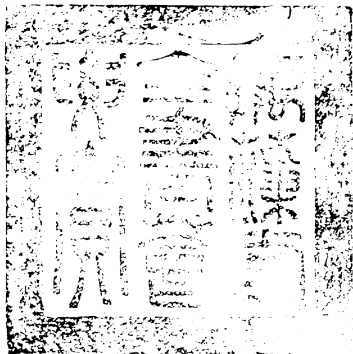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頁前三行朝議所尊刊本脫朝字又議

訛儀據仇兆鰲本增改

第二十七頁後八行先德後色刊本色訛已據仇

兆鰲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膳錄監生臣吳申嵐